



曾经紧紧握在祖辈的手中  
此刻，静静躺在纪念馆里  
身边集结着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说不出口名，有些惭愧  
仿佛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血泪的锈迹，炮火的焦痕  
有资格讲述七十年前的悲壮  
老枪与粮袋中金黄的小米  
携手系着红绸的大刀、长矛  
挽成一组上阵杀敌的兄弟

穿越生死的不仅仅是英勇  
更有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  
从那时起，先辈们就用热血  
扼住了流向今天的苦难  
为子孙拼下一座锦绣江山

枪口处淡淡青烟早已飘散  
安静的如一柄老人的手杖  
我想，老枪正在沉默中坚守  
为了和平，它会再一次跃起  
惊雷烈火，血脉贲张……



## 正辰杯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诗歌比赛

北京作家协会 劳动午报社  
北京正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老枪

(外一首) □阿勇

## 子弹壳

握在掌心的不是一件艺术品  
尽管光滑精致，小巧玲珑  
七十年，纯铜的质感早已冷却  
暖着的，是我今天的手温

把子弹猛烈推出去  
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

祖国天地壮美江山锦绣  
每棵草木都容不得践踏  
也许击中的是侵略者，也许  
击碎的是风雨如磐的夜色  
倘若穿透硝烟射入大地  
我愿它化作一颗正义的种子

时光不空，填满峥嵘  
远去的苦难裹紧艰辛的岁月  
我希望它在记忆里生锈

给战争箍一道和平的力量  
也愿意用祈福将它擦亮  
向长鸣的警钟学习，至少  
敲响一粒清醒的音符

一只鸽哨，一节橄榄枝  
放在嘴边吹出美妙笛声  
其实，我最想把它融化  
铸一枚金色的劳动奖章……

## 马栏的黄庐

□高丽敏

抗日战争中，门头沟区的斋堂川  
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和摇篮。创  
建于1939年2月的挺进军，曾经在这  
里与日寇浴血奋战。1939年10月，满  
山红叶的时候挺进军司令部迁至马栏  
村，马栏成为平西抗战的一个历史标  
志。1997年，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  
馆就在当年遗址上建成，萧克等将军  
曾为陈列馆剪彩。

掀开的昨天是深藏在记忆中的  
红色

1939年的10月马栏是盛开的黄庐  
岁月之河在老八区的山岗推出  
波澜

脚步问询黄庐从历史中飘来的  
红叶

曾经的枪林弹雨还在远方滂沱

过往的云朵载着记忆悄然诉说  
150句六字韵文布告墨迹未干  
黄庐把抗战的决心染成鲜血的  
颜色

挺进军的豪情让山川温暖

红叶烧疼了马栏的昨天

铅笔随睿智在军用地图上信步

敌寇的末日正被将军运筹帷幄

鲜血一样的颜色鲜血一样燃烧

黄庐把军民士气举成猎猎的战旗

76年前的军歌穿越76年后的山岳

民族精神在血管里流淌坚贞不屈

的血液

前方捷报子弟兵歼灭敌寇的消息

黄庐在历史的册页留下鲜红的一

笔

山脉挽着山脉一次次沸腾

河流注入河流一次次觉醒

战争让我们探寻血雨腥风浇铸的  
足迹

和平给我们玫瑰的娇艳和屋宇的  
静谧

黄庐见证冲锋号的绸带硝烟中的  
美丽

芬芳一路鸟鸣点亮多彩的生命  
就让黄庐渲染马栏军民鱼水般  
情义

十月的黄庐再次点燃山川照亮  
河流

晨曦里浴血拼杀身影依然清晰  
时间之外《挺进报》的清香扑面  
而来

再次相逢默念将军出紫荆关的  
诗句

挺进军啊你是黄庐最深最红的  
记忆

## 静静的湖面上 闪动着粼光

□张文睿



静静的湖面上闪动着粼光  
有一只小船在清波里荡漾  
一对年迈的老夫妻在船上  
背着夕阳悠然的划动双桨

岸边的劲草在清风中起舞  
草丛上滚动着梧桐叶金黄  
远山外传来了隐隐的钟声  
那钟声带走了多少好时光

在老人刻满皱纹的额头上  
深藏着爱恋也深藏着忧伤  
看晚风中颤动的银丝白发  
度过了多少风雨多少沧桑

静静的湖面上闪动着粼光  
有一只小船在清波里荡漾  
一对年迈的老夫妻在船上  
背着夕阳悠然的划动双桨……



## 荷风消夏

隋占刚 摄影

动车没小事。

这是学车时师傅常说的一句话。  
所以每次开车前总是学着师傅的样子，  
看看车胎，擦亮三个反光镜……诸如  
此类的事做了不少。其实说心里话，  
只是学个样子。真正理解里边的含义，  
还是上路以后。

第一次练习上远路，心里有点发  
毛，叫上一个老师傅陪我。时间选在  
中午，这个时间段车少，路况也就简  
单。路线选择了门头沟——军庄——  
颐和园的那条线。这样，二环、三环，  
分道路、混合路都经过了，而且行车  
时间的长短也适中。

一路开去，还真是顺利。升降挡、  
油离配合、并线、超车时机都得到了  
老师傅的认可。开始，老师傅总是把  
手放在手刹上，以备不测；后来，渐  
渐把手放在了胸前，话也多了起来。  
他说，聊天、听音乐不是要转移注意  
力，而是缓解神经疲劳。

## 惊心坡儿起

□高文瑞

就这样，拐过门头沟，直奔军庄。  
路已变成混合路。路面不宽，两旁种  
满了树木。路上很安静，并没什么车。  
我开得很得意。刚拐过一个弯，前  
面是个小上坡。我说：在这再练练  
“坡儿起”吧。老师傅犹豫了一下。我  
说：大中午的，路上又没车，您就看  
我来一个吧，只一个。老师傅不情愿  
地点了一下头。

我把车停下，摘了挡，拉上手刹。然  
后，挂上一挡，给油，松手刹。离合抬得  
太快，熄了火。唉，本想和老师傅面  
露一手，反而露一怯，栽了。我连忙打  
着火，从头再来……就在我要给油的那  
一瞬间，只听得后面一声刺耳的高音喇  
叭响，接着就是尖厉的刹车声。我感  
觉后

面一片黑乎乎的东西向我们压了过来。  
我一急，猛踩了一脚油门儿，一松手刹，  
车一下蹿了出去。再看后面，一辆大卡  
车斜停在路边。

我出了一身冷汗。老师傅也有点后  
怕地说：再不能在路上停车了，出了事，  
责任全是咱的。我说：都怪我，非要在路  
上练“坡儿起”。老师傅说：我也是一时  
大意，只觉得这种路上中午没什么车，  
停一下就走了。这要是在高速路上就麻  
烦了，速度一快，从远处根本就看不出  
你的车是开是停，总以为是在开着，等  
知道车是停着，为时已晚，只好往外愣  
“掰”，后面要是有车，肯定出大事。历史  
的经验值得注意哟……

过了颐和园，车多了，路况复杂  
了。又经过了不断的路口、红绿灯，  
一路上开开停停倒也平淡，只是那  
“坡儿起”的瞬间，深深留在记忆里。  
我似乎一下领会了师傅们多年积累的  
那些“警句”。